

叩门

少林寺

之二

一座寺院,频频出现在国内外各类主流媒体或网络上,常常引起各界人士口水纷争,举目天下,应该非少林寺莫属。方丈释永信对寺院大刀阔斧的一系列推介和改造,使得他和他的少林寺在民间引发了无休止的猜测和质疑……

经过历时一周的调查采访,晚报独家责任记者试图再现少林寺僧人的真实生活场景,还原少林寺方丈为推动佛教和禅学发展,不为人知的努力和追求……



幽深寺院参禅悟道人

参禅是禅宗僧人修行的根本

对于多次进入少林寺的人来说,达摩面壁以及断臂求佛的故事已经不太新鲜,寺内唯一千变万化的是游人那一张张陌生而激动的面孔。每次到少林寺,我们总会看到国内外大批游客涌动其中,及其各色的表情和姿态。

2008年4月27日的下午,台湾著名漫画家蔡志忠先生来到少林寺再次拜访方丈释永信,蔡先生说死后要葬在少林寺的话令在场人都有点吃惊,亦感叹于他对这个禅宗祖庭的虔诚。

在蔡先生到来之前,记者与释永信方丈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当时他谈兴甚浓,纵论河南媒体的现状,知识面很宽。

四月天,草长莺飞,少林寺依旧游客如织。与平日一样,只要没多大事儿,只要不出远门,方丈释永信都要到新禅堂里静坐参禅,最近一段时间,他给自己规定的参禅(冥想一个念头以达到无我的禅定境界,或其他更高的修行境界)时间是每天4个小时。

4月28日下午,少林寺建筑群最深层东北角的大禅堂在温暖的阳光下,仍然保持其冷峻和淡漠的外形,这座寄托了释永信无限重振禅宗理想的禅堂拥有现代化的中央空调,能够同时容纳300多名僧人坐禅。如果是在禅七法会期间,这里还有24小时的热水供应,参禅的禅师住室也都配有空调和卫生间。

少林寺禅堂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它历朝历代都是一个秘密的地方,也是高僧坐禅的地方,几乎不向外界开放。而这个刚建成两三年的大禅堂同样是少林寺的禁地,除了僧众,其他人是不能随便出入的,更不允许女人出入。

“坐禅是少林寺文化的基础,我们提倡真修实证,通过坐禅达到明心见性。中国佛教寺院的祖师们,大多是从禅堂中出来的。他们每天坚持坐十几个小时,每天思考人生从何处来,到何处去。通过长期思考,达到生死问题的彻底解决。”释永信这样解释少林寺僧人的坐禅。“参禅是禅宗僧人修行的根本。”释永信越来越多地提出这句话。

而为了培养禅师,释永信对寺院里的小沙弥格外关注,一旦发现聪明灵秀,资质优秀的孩子,便会关照他们修习禅法,那个在禅堂里修行的少年冯高亢就是其中之一。

在释永信的计划里,少林寺要发现更多的禅师苗子,还要建造一个条件更现代化的禅堂和一些闭关房,让在里面安心修行,而他们的衣食住行则都由少林寺供应。古语讲“身安才能道荣”,释永信带领少林寺的常住僧人为参禅者提供的修行上的优越物质条件是让人羡慕的。

他说,这是自己一直以来振兴禅宗祖庭的决心和努力。比起早年的武僧培养,释永信更愿意少林寺能培养出更多的大禅师。

核心提示

E-mail: zwnbsz@126.com



67659999

太阳刚刚露头的某个清晨,脚步缓缓迈入少林寺的山门,天王殿里肃穆的佛像,古树枝头啾啾的鸟鸣,钟楼飞檐下偶尔叮的一声铃响,石阶小道旁静立的古老石碑,突然抬头望到的碧蓝天空……

就在瞬间,外界的繁华喧闹突然被屏蔽在心门之外,恍惚间,心头斗大的“武”字分开,成为“止戈”,“禅”的境界也许就是在变“武”为“止戈”这个过程里升腾出来的。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很坚定地说,“禅”才是少林寺之根,之本,之追求,他的希望是有朝一日少林寺能够“禅师如林”。

晚报记者 牛亚皓 袁建龙 张志颖/文 袁建龙 王梓/图

撩开禅堂神秘面纱的一角

参禅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春日阳光下,大禅堂后的小草已经钻出一块块水泥格,郁郁葱葱在微风里摇摆,静谧的禅堂门厅紧闭,门柱上一张泛白的红纸上写有“禅七期间,禁止喧哗”。偶尔有游少林的散客溜到禅堂附近,看到这纸,不免伸伸舌头,小跑离开。

从字面意思上来看,禅堂是僧人打坐参禅的地方。少林寺禅堂负责人永了大师说,禅堂是出家人修行之所,少林寺的禅堂地位相对独立,不受寺院内旅游和商业活动的任何影响,这一点“少林寺走在了所有寺院的前面”,其禅堂是在2005年下半年修成的。

“当初修建禅堂定下的目标是以武术为辅,参禅为主。”按照永了大师对整个少林寺历史功能的纵向理解,最初少林寺是“译经之所”,僧人们打坐,翻译印度梵文;唐代以后,武术就占了主导地位,少林寺还间接参与政权;现在则又回到从前,主要做文化交流的工作。寺院内有所分工,就禅堂而言,来“修行”的人(意多指出家之人)都可以进入,但年龄上限一般不超过60岁,凡进入禅堂者不论资历与老少都将受到严格考核。

少林寺禅堂有严格的“清规”。永了大师说,出家人除要遵守很多戒律之外,每个寺院都还定有自己的“清规”,少林寺禅堂的清规分得很细,比如“不能养花草,养宠物”,比如“右手接杯,左手喝茶,不能吹茶”,生活的细枝末节甚至衣服的扣子掉了应该如何收拾都有严格限定,不然就要被打“香板”。

说参禅,先要说说禅七(以7天为一个禅)。打禅七的禅宗规矩很多,很严格,从早上4点半一直到晚上11点半,除了吃东西和小憩,在禅堂里不是盘腿打坐参禅,就是要起身急急跑动(跑香)。一天下来盘腿打坐的时间要十一两个小时,没有毅力的人腿就疼得像要了命一样,并且一天到晚又困又累。不过你想松懈下来也不容易,有监督你修行的师傅专门拿着宝剑样的香板时而敲僧人一下,提醒他用力不要懈怠。

禅七期间修行很苦,但对普通世俗人来说也很“幸福”。因为禅堂从早到晚都有各类茶点送到你身旁。除冯高亢早晨起来要喝的盐开水外,还有牛奶、参汤或八宝粥、茶、梨糖水、面条或汤圆、美味的包子和开水。禅堂门口还有浓茶、参汤、补气汤、补血汤、牛奶、豆浆、姜汤等,柜子上还有各种各样的药和花样繁多的点心。但是这些东西必须吃得很快,否则,监管的维那师傅会催,连在厕所多待一会儿也会催促你赶紧出来。

看到这么多好吃好喝的东西,若是平常人一定会放开肚皮大吃一通,不过,这里参禅的师傅们可不敢多吃,因为在打坐过程中如果吃很多会很舒服,根本无法静心修习,所以有修行的师父很少吃东西,只有新入门的小僧人才会贪嘴。

耐得住寂寞清苦始见佛

4月26日下午,绕过正在改造的少林寺一处工地,走过一条暗暗的走廊,少林寺延臻大师走进了自己的住室。他的住室很像一个大学男生的宿舍,一张铁制的高低床挨着墙壁放着,桌子上堆满了各类佛学和哲学类书籍。一台电脑和打印机放在另外桌子上,桌上还散乱地放着打印纸。房间里唯一能显示延臻是一位僧人的摆设就是门口墙壁上供奉的一尊佛像,和旁边的香炉,以及一个打坐用的蒲团。

还没有歇口气,延臻便趴在电脑前查看电子邮件,他说,他还开有一个博客,因为点击率太高,以致做事认真的他因为无法给每一个问他问题的人回复答案,索性就把博客关了。

边说话,他边开始翻译一位德国的少林文化爱好者给方丈释永信的来信,在翻译信件的空隙里,他回答的问题开始夹杂了一些英文单词。延臻是寺院里的高才生之一,他已经拿到了河南大学的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证,还在北大读了3年的哲学。

“我不认为自己很棒,仅仅是很努力而已。”延臻指了指头上几小块掉头发的地方笑着说,“你看这是累的吧,虽然我们僧人不讲究形象,但还得去看看这到底咋回事。”容

不得他开几句玩笑,他屋里的电话就不停地响起来。由于延臻负责着寺院不少外联和文字工作,好像根本没有完整的时间闲聊,还没有来得及看学文学出身的他为陈晓旭的去世而写的诗词,他就被电话叫走了。

事实上在少林寺院里,像延臻这样的高才生式的僧人很多。“方丈最支持大家读书学习,他说,佛教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流传下去,影响人心,影响社会。”延臻说。

负责禅堂的永了大师也是个有趣的人,他1996年出家练武,2002年在少林寺门口遭遇一场车祸后顿悟,随后就到了西安卧龙山坐禅,后又到终南山寺,2005年夏天回少林寺闭关3个月后负责修建戒坛和禅堂。

“很多人误解了出家的真实用意。”4月27日傍晚永了边喝茶边对记者说,有年轻人一时看不开想来少林寺出家,其实本身就错了,其实他们是为了逃避生活烦恼,但不知道寺院的生活其实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舒服。永了笑着说,曾经有一个大学生来少林寺出家,登记后就在少林寺先待下来,没想到“才两天就跑了”,原因是耐不住参禅的寂寞和清苦。“劝这样的人还是不要出家。”永了说,对此大家一定要保持清醒状态。



少林寺方丈禅堂内烧香